

我信救主耶稣基督之经过

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五节：“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”又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：“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兄弟从前就像那个瞎子，感谢神，重生了我，使我能看得清楚。论到我信主耶稣基督的经过，可以分为五个时期。

第一个时期，是二十岁以前，此时没有听说过耶稣的福音。先父曾在江西作官，办过当时的教案。有时听先父说：洋人在中国传教包揽诉讼，保护教民。这给我少年的时候，对于基督教，一个不好的印象。

及至先父去世，当时住在湖南攸县照外教迷信的方法，为先父烧一些纸扎的房屋车轿。当地信基督教的人，看见这种迷信，大肆毁谤讥诮。这又是福音堂，给我一个恶感。那时我对他们说：你们不迷信为什么恃着洋人的势力来毁谤我们呢？

我对于福音，头一个接触，乃是有一天在街上，看见福音堂所张贴的一张大广告。上面大书特书说：“神怜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凡信服他的，不

至灭亡，反有永生。”当时看了，也莫名其妙。不过那件事，至今还记得。

第二个时期，是在美国留学六年。那时住在一位基督徒的家庭里，他们都是热心信主的，常劝我同上礼拜堂去。我因为对于基督教，早有恶感怀着成见，屡次推诿拒绝，不肯和他们同上礼拜堂。有时奈情面不得，勉强去听，亦不过随便听听。其后到哈佛大学，所听的全是现在我才能分别清楚的所谓社会福音；当时也没有什么感动。

第三个时期，从美国回来，抱着以实业救国：办纱厂，办垦殖，经商业，出报章，想用运动的方法，拯救我贫弱的国家。那时日夜忙碌奔走，并不想到宗教。有时偶然听见，亦嗤之以鼻看为不合时宜，是已经过去的迷信。当时曾文正公之曾孙曾广鍾先生热心布道，要在我办的纱厂传道，我竟拒绝。

第四个时期，是我在上海与聂云台先生办纱厂，常在一处。我们是亲戚，那时他已经做了基督徒，常带我到景林堂去礼拜。我那时日夜忙碌，幸得礼拜日休息，也就乐意和他同去。不是为听道，更不是敬神，乃是喜欢在礼拜堂，静坐休养。当时有位牧师，常来到我们的办公处和聂云台接洽教会捐款的事务。他却没有一次向我谈道，劝我信耶稣！至今回想假若那时那位牧师，对于救人比募捐更热心，也许我信主要早几年。

民国十三年，我为调查棉业到河南洛阳，火车是夜晚才到。恰巧那日是吴佩孚将军的生日，大做其寿。军政界的要人都到洛阳来祝寿。旅馆饭店都有人满之患。问了几处，皆没有房间。不得已，叫车伕拉我到一家福

音堂去借宿；于是到了洛阳豫中信義会。一位美国林牧师接待我，住在他家中，非常客气。次日恰逢他们教会开年会，四乡分堂教友男女老少皆来赴会。我亲眼看见西国宣教师在我中国传道、开学校，教育我中国的子弟，要以宗教感化我们乡间的愚民。我又想到，当时中国著名的外交家，如颜惠庆、王正廷，都是牧师之子，由教会学校造就出来的。因此叫我想到，现在我所看见的乡村儿童经过基督教的教育，安知其中没有一个如同颜惠庆，一个如同王正廷呢？我当时对于教会所得的见解，就是佩服基督教，有益于国家，对于国民的教育有极大的贡献。后又听了丁立美牧师讲道，于是决定加入教会。在南京长老会受洗进教，挂名为基督徒。

第五个时期，虽然已经受洗，却没有重生。以为基督教，有一部分的益处，我却还是属世俗的，不明白耶稣的救恩。因为主耶稣说过：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看见神的国。我虽挂名为基督徒，实际的生活与不信主的人没有多大分别。我悔改、重生、得救，是在三年前，九月一日。

那时我在政界办事，家眷住在济南，我自己在烟台。前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恶梦，像是家中有人去世。醒来觉得这个梦有讲究。次日早晨果然接得济南家中来的电报，召我即刻回家；我就觉得一定是有人死了。同事们都不信，说：“你神经过敏，电报只说要你回家，何至猜疑有人去世？”我当时起程回家，内人到车站来接我，即告诉我，我们五岁的男孩，名叫大卫的，那天早晨失脚落水，淹死了。他是一个极聪明可爱的小孩，那样突然遭遇不幸而离开我们，叫我们非常哀痛！忧愁！那天

晚上，齐鲁大学一位单大夫(Dr. Thornton Stearns)来到舍下要表同情，安慰我。他述说他曾有一个小孩也名叫大卫，也是已经去世。他说他的小孩去世，却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转机。他虽然到中国来传道多年，却没有悔改重生。神藉他儿子死的机会，唤醒了，使他悔改。那时恰遇见一位孟教士，对他讲道，因而受感悔改。单大夫对我说了一句话我永不能忘记，他说：“你的儿子大卫失了生命，为要使你得着生命，使你真实悔改，得重生，得着耶稣的生命。”他又向我解释，怎样在神面前，将罪账一一算清。我听他讲话的时候，觉得有一种能力像触了电一般，临到我身上，叫我自己觉悟，为罪自责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我是个罪人需要救恩。那时才知道，自己向来自以为义，一切所行所为，皆是为名为利为己。甚至对待儿女，只有严厉，缺少爱心。至于所谓救国救民，全是捕风捉影，那时才恍然大悟。于是我独自到神面前，跪下祷告，承认我一切的罪，才得了赦免，蒙了救恩。觉得眼光心境与从前大不相同。这是我得救的经过，如今回忆起来，觉得有三个感想。

第一个感想：作见证的紧要。我们得救虽是神的恩典，神早已预备了救主耶稣，祂曾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、升天，现在坐在神的右边，为我们祈祷。在神一方面，救恩已经预备周到。只是人看不见，不知道，所以需要有人引导。神的福音需要人传布。由此可见传福音、作见证的紧要。假若没有人传福音，我就无从知道；假若那位单大夫不向我作见证，我就不至悔改。自从我重生之后，就喜欢为主作见证。鄙人现在政界办事，担任河南印花烟酒税局局长，在局中我就发

起礼拜，和同事研究圣经。起先人少，渐渐增多。又在我的家庭每礼拜有两次查经祈祷会。起先，还需要我自己主持邀约，过了些时候，同人自己觉得有兴味，得益处。像近来我出门在外三四个月，那局中礼拜和家庭查经班仍然继续进行，他们看为是自己的。我认定家庭的教会，聚集一些同道在家庭里聚会、查经、祈祷，是传扬福音、引人信主最有效的方法。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大概就是在马可的家里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基督教会，也没有礼拜堂。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有礼拜堂。我只说：我们如今的基督徒，当多用家庭为布道查经祈祷的地方。

第二个感想：我深深的觉得，做基督徒，务要彻底；须有重生得救的经验，方是一个基督徒。凡传道的牧师们，与其收一千个马马虎虎的教友，不如得一两个彻底悔改得救的信徒。弄一些挂名的基督徒，没有生命、没有得救、贪世俗、好名利，与外教人没有分别，怎么能彰显基督的能力？信与不信既然没有分别，人又何必必要信耶稣？还有所谓新派、摩登派，专讲社会福音，忽略个人重生，不讲福音真理。兄弟从前也是受了那种异端的影响，反倒成了我得救的阻碍。因为给我一个错的理念，以为已经得着了。因为我受了洗，有时上礼拜堂，守点教规，高兴的时候也捐点钱帮助教会。为名利忙碌，还欺骗自己是为社会服务。其实真理没有新旧，只有信与不信。所谓新派，其实就是不信圣经，不信耶稣是神。某牧师曾说过：耶稣假若不是神，即不够资格为人的领袖。因为他自命为神，在世的时候，人崇拜他为神他也受。假使他不是神，那就是亵渎神，欺骗人，当然失落他做领袖的资格。所以我从经验中知道所谓新派的道理，

与己无益，与人有害。

第三个感想：自从悔改，两三年以来，从属灵的朋友，读属灵的书报，才知道圣经深奥，真理伟大，我们须要重生才能看见。但是重生不过是生下来的婴孩还需要长大成人。悔改之后，还需要追求圣洁。“非圣洁，不能见主。”天天需要祈祷，与主的交通，需要亲密。我们的灵性需要修养深造。不但传道的人需要追求属灵的知识，就是我们在政界、军界、商界平常的教友也需要努力追求。近来读卫斯理先生所著的一部书名《基督徒的完全》最受感动，深觉得基督徒需要追求圣洁的生活。卫斯理假若只悔改了，没有圣洁的生活，他只能自己得救，绝不能引人得救。更不能宣传福音，转移英国全国的风气。像他才真是爱国救国，改良社会。中国今日所急需的，就是像卫斯理这样的人，因为中国同胞急需需要卫斯理所信的耶稣。

(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尹任先在湖南圣经学院讲
陈崇桂忆记)